

凌淑芬 等著

众多人气名家超值奉献
赚尽无数眼泪的悲情爱情

拼图

凌淑芬 等著



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拼图/凌淑芬等著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 2004. 12

ISBN 7 - 80148 - 749 - 4

I. 拼... II. 凌...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2216 号

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B 座 302 室

邮政编码:100007

电话:010 - 84094409

传真:010 - 84094789

经销: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中心:010 - 64631547

Email: newstar-publisher@163.com

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889 × 1230 毫米 1/32 开 印张:7 字数:134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刘 莉

责任校对:吴彩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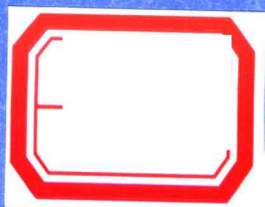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:李淑君

版式设计:李淑君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



拼图

凌淑芬 等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目录

Contents



拼图

凌淑芬/004

“郎云，你说我们会结婚多久？”

“什么叫‘结婚多久’？”他皱起眉头。

“我们会结婚二十年吗？”她问得很认真。

“你只嫁我二十年就够了吗？”他回得很不悦。

“随便嘛，你自己讲个数字。”

“两百年。”他粗声粗气地讲。

“嗯，那取十分之一好了，二十年差不多。”叶以心默默算了一下。



爱之风标

金 鹰/143

有一种风标，

哪里有爱的季风它就会指向哪里，

无论这风多么寒冷、多么灼热，

它从来不会偏向、不会改变，

这就是爱之风标。



第一杯牛奶 浅碧深红/159

看着那些乳白色的液体安静地从自己的指间淌过，

再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洗手盘里，

像是身前后一个波浪不惊的日子，一次又一次地充满，

一次又一次地倒空，

最后剩在手里的，只是一个寂寞的空瓶子。



朗朗和猪

段叙兰/174

心慌慌，气喘喘，好有感觉哦，朗朗脑部缺氧，

导致脸红心跳呼吸急促。

“你比较重要啦。”废话，全部家当都被扣押了怎敢忤逆？

土匪，强盗！

“我们是不是在谈恋爱呀？”朗朗问得有些白痴。

只听的大猪一声大吼：“猪呀，要不然谁在乎你工作到死！”



手忙脚乱爱上你 祭司/183

卫颢然很快判定这绝对不能算是表白，
心里立即涌上一股失望之情，
她欣赏的向来是爽快的男人，一如她自己，
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，
这种“想你”的模棱两可的话并不适合她。



再见流浪狗 宫砂/191

那些满脸青春痘子的青葱岁月里，
卡卡喜欢四处旅行像只鸟儿般流浪，
总是想找到自己的定位。
他在大学选的专业是摄影，用机器记录生命历程，
在凤凰、泰山顶、漠河北喀什、唐古拉，
每次回来总是伤痕累累，子期是他疗伤的地方。
伤好了仍会继续行走。
就像那条流浪狗卡卡。人和狗同样会离去。



错误的时差 琉璃/200

一段尘封的往事，两个人不可避免的感伤。
青梅竹马抵不过两个人的心魔，
在怀疑中这份感情走到了尽头，
当峰回路转，
事情会有转机吗？

CONTENTS

拼图



“郎云，你说我们会结婚多久？”

“什么叫‘结婚多久’？”他皱起眉头。

“我们会结婚二十年吗？”她问得很认真。

“你只嫁我二十年就够了吗？”他回得很不悦。

“随便嘛，你自己讲个数字。”



拼

凌瀾芬

1

现代医学奇迹再添一桩——

昏迷三载 植物人苏醒

【本报讯】“郎亿制造集团”少东郎云昏迷三年之后，昨天在私人医院中突然苏醒。

现年二十九岁的郎云，三年前独自开车出游，不慎在山区发生车祸，虽然经过医生抢救，挽回一息，此后却陷入重度昏迷。此事故距离他母亲的过世才一个月左右。

“郎亿制造集团”的总裁郎祥中对长子郎云向来最为器重，不料先后发生爱妻因癌症过世，及长子出车祸等双重打击。虽然次子郎霁立刻从日本中断学业回来，依然无法安抚老父的悲伤。此后郎祥中一直未回到工作岗位，直至近年才渐渐接受长子已经成为植物人的事实。

这三年来，郎家不接受任何采访，也不同意让非亲友探访郎云。集团对此事低调处理，曾引发不少好奇的议论。

日前郎家主动安排郎云接受一场脑部手术，希望能改善他的昏迷状态，手术完成不久，护士做例行巡查时，赫然发现他已经睁开双眼，且可以发出微弱的声音。

由于长久卧病在床，郎云的身体非常虚弱，但是主治医师表示，病患的意识已经渐渐回复清醒，而且本人的生存意志非常坚强，相信经由适当的治疗后，郎云能在最短的时间内，重新活跃于人生舞台。





郎云一进办公室就发现了那盆花。

严格说来那甚至不算一“盆”花，只是几段干燥的莲藕堆栈起来，在孔缝中插入桃红和黄色的鲜花，最后配上两根长长的剑形叶子做装饰。

这样的随意堆置，效果却出奇的抢眼，让他驻足了几秒。

既然已经停下步伐，他索性打量起自己的工作空间。

“郎亿制造集团”的总经理办公室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位置。这间办公室位于三十七楼，占地二十余坪，空间感广阔，其中一面墙全部是玻璃帷幕，将整个台北城的繁华尽纳眼底。

沙发区占据进门的这一端，花便是摆在此处的茶几上，平时会客或进行小型主管会议，郎云会选在此处；他的红木办公桌占据玻璃外墙的那一端，平时他转个身，就能凝望高楼风景，从工作中小憩片刻。

墙上的新生代油画是设计师挑的，角落的铜雕作品是秘书选的，他惟一的贡献是指定这套皮沙发。

沙发很宽，最长的位子可供四人坐，偶尔他加班累了，便会躺在这里小歇片刻。

看这几块莲藕出现在如此公事化的地方，还蛮有趣的，不知道是出自哪个人的巧思。

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领导者，这个问题太微不足道，所以他的好奇心只维持几分钟，接下来的电话声马上将他卷回一天的工作里。

之后五天，桌上摆的都是“那堆”花，他渐渐不再注意它们。

过完周末，星期一一早，郎云踏入办公室里。

咦，花变了？他不禁又停下脚步。

这回是一只细细长长的花瓶，里面插着大鸣大放的宽叶植物。他对花草草向来研究不多，这些植物都叫不出名字，只觉得这种长得像青绿色大羽毛的叶子挺好看的。

“绿羽毛”左右开弓地插了两片，中间点缀着几朵艳黄的向日葵。





他后退几步端详一番。这盆花看起来像极了一条鼓起腮呼吸的凸眼金鱼，充满调皮的味道，却又和整个环境搭配得协调无比。

他摇头而笑，回身投入工作里。

下一个星期一，郎云踏进办公室，黑檀木茶几上又换了一盆花。

这回他特意注意一下腕表。

“八点半。”今天早上他要主持晨间月会，所以提早进办公室，没想到花竟然比他早一步到了。

送花的人究竟来得多早？他很确定，假日期间非公司的员工不能进入大楼里。难道是他的秘书陈小姐特地买来的？可是她现在还没到公司。若说她会在昨天特地送花进他的办公室，郎云是一千一万个不信。

陈小姐向来认为他被女性朋友们宠坏了，不会甘愿再这样宠他。

耐心等到九点，他拨了内线出去。

郎云告诉自己，他不是想打探不相干的人，只是很注意公司的出入安全而已。

“陈小姐，我办公室里的花是谁送进来的？”

“我们和附近的一间花店签约，他们每周提供一次新鲜的盆花来公司里摆饰，也包括您的办公室。”陈小姐顿了一顿，“总经理，请问花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为了显示自己不是闲到去关心芝麻琐事，他装出不悦的声音：“你们闲着没事，在我的办公室里摆这些怪里怪气的东西。”

“喔，那是总裁的意思。他上一次回台湾的时候，请大师来看过风水，说是公司里需要一些植物或盆栽点缀，运势会比较旺，所以交代我们这么做的。”陈秘书操着专业化的语气，“您如果不喜欢，我请花店的人以后别在总经理办公室摆花了。”

“既然这是我父亲的意思，你们就照着去做吧！”他对劳什子的风水术数完全不信，但它不失为一个下台阶。

“是。”陈小姐收了线。





这天，郎云是以笑意展开他的工作。

下一个星期一，他八点出头就进公司。没有特别的事，只是想提早到。

一盆新花又摆在原位，还是早了他一步。

他无言地看着那盆新作品。

一只花瓶，里面插着一大束粉粉的玫瑰花，看起来中规中矩，人模人样——而且平凡无奇到极点。

怎么着，插花的人换了？

今天陈小姐又接到主子怪里怪气的内线。

“总经理，有事吗？”

电话里轻咳一声，“你是不是跟花店说了什么？”

“没有呀！”陈秘书轻快地回答，“上次接到您的指示，我便转告说总经理不喜欢‘怪里怪气’的作品，请他们摆一些常见的花就好。”

郎云揉揉鼻梁，“不用了，你告诉他们任意发挥吧！我可不想被冠上扼杀创意的大帽子。”

“您确定吗？”

“以后随那个插花的人高兴怎么插，就怎么插。”

“是。”这是第二次主子为了不重要的事特别交代她，但是优秀的陈秘书，专业的陈秘书，没有表露任何意外之色。

下一个星期一，他带着近乎期待的心情进入办公室。

桌上的花仍然早他一步。郎云差点放声大笑。

那是一个盆状的花器，正中央插着一枝椰子叶，但是只保留尾部三分之一的叶面，以下的部分剪得剩一根长长的梗；花盆左右两方各插着一个细长的红色花苞，左边那枝下弯成三角形，右边那枝往上指，椰子叶下方则点缀一些花花草草。

整体效果仍然与环境搭配得极高雅秀丽——虽然他发达的联想力告诉他，这分明是一个手叉着腰在怒瞪他的人形。而且，郎云很合理地怀疑，那枝上指的花苞有竖中指的意图。

好吧，他自找的。郎云公平地接受这项指责。





再下个星期一，他特意在八点前进入办公室。

这些花可能是前一天便弄好，当天早上再请业务员送进来的，即使他提早抵达，也不见得能看到插花者的本尊，所以他提早进办公室只是正好而已，完全不想探查什么，郎云自我说道。

他打开办公室的门。花已经送到了！

郎云简直无法置信。现在才七点五十八分，这些送花的业务员是怎的？夜宿大楼门外，就等着每周一大早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在他办公室里摆好花？

郎云不爽地拧起眉，决定与之较劲了。

再下个星期一，他七点半就进公司。

那盆该死的花还是比他早到一步！他气结地把公文包丢进沙发里。

花苞上面还滴着几颗水珠，表示它才喷洒上去不久，起码他把对方领先的距离拉近了。

好战的他不相信自己会输掉这场意志之争——虽然可能根本有人在和他对战。

再下一个星期一，他人在美国出差，自动弃权。

再下一个星期一，他休假，在法国里佛拉耶的艳阳下、沙滩上，再弃权一次。

终于，又到了一个星期一。

前一天晚上，他拿出久违了的闹钟。

闹钟在郎云眼中是个令人不齿的产品，只有意志不坚定、无法掌控自己生理周期的人才用得上。身为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精英，他向来自豪于能控制自己的睡眠时间，只要他在心里设定明天早上六点起床，他就会准时在那一刻睁开眼。

拿出闹钟，只是为了以防万一。

“我连闹钟都拿出来了，阁下最好让这一切都值得。”临睡前，他兀自嘀咕。

七点一到，他打开办公室的门。

一盆洒满小白花、长得像夏日沙滩的美丽盆景又出现在原位。





七点! 那个人竟然在七点以前就送到了。七点连大楼门房都还没上班呢! 郎云气得俊颜铁青。

他拿起话筒就想拨给楼下警卫室, 好好质问他们, 怎么能让非大楼员工在七点以前进总经理办公室!

不行, 他用力放下话筒。门房一定会告诉他花店的人是何时抵达的。这是作弊, 他决心凭自己的意志力, 赢得对方心服口服。

他不相信自己比起床会输给任何人, 必要时候, 他不惜睡在办公室后方的那个小套房。

他辛苦地挨完了那个星期, 周日晚上, 早早便上床睡觉。

终于, 又到了星期一早上。他五点起床, 六点便准时踏入自己的办公室里……



夏天, 日出得早, 朝阳已经绕过几栋高楼的屋顶, 对“郎亿商业大楼”展现柔光。玻璃帷幕的垂帘拉起, 晨光中, 立着一道纤细的人影。

一双手如行云流水, 轻巧地裁剪花材, 一一安置在适当的位置。

郎云无声无息地推开门。

早阳中的人影分外专注, 未发现他的到来。那是一张清雅秀致的脸庞, 秀发削得薄薄短短的, 杏形脸蛋配上优雅的颧骨, 肤色是一种浓稠的奶白色, 优雅的颈背滑成一道美丽的弧线。她的美像古画中的仕女一般, 娴静安详, 月牙白的针织衫与窄裙平添了她似真似幻的气息。

“早。”

插花人受到惊扰, 猛地回过身。郎云发现自己跌入一双深浓的潭水里。

人的双眸竟可以蕴纳如此丰沛的情绪, 短短几瞬间, 意外、惊诧、不安、不悦、期待……诸多情绪跃上那双墨色的眸中。也如来





拼

图
凌澜芬

时一般突然的，她一眨眼，便将所有情绪敛去。

“您早。”

郎云猜她约莫二十七八岁，比他想像中的“中年插花老师”年轻太多，也美丽太多。事实上，用“美丽”来形容她是不适当的，并非她不好看，只是那股恬柔宁静的气息，超越了美与丑的范畴。

“你是谁？”郎云严苛地问。

她稍稍一顿。

“我是‘早清复合花房’的店员。”声音比他想像中低柔幽缓。

“名字呢？”他低沉的男性嗓音与她共鸣。

“我姓叶。”

“全名。”

“……叶以心。”她勉强回答。

“嗯。”他不置可否，眼光扫过几上的盆花，再落回她脸上。她两手垂握，端雅地站在原处。对于他的逼视，不回避也不迎战。

这场起床之战是他赢了，他终于逮着了她，然而她却不慌不忙，倒像这间办公室属于她，而他才是在错误时间闯进来的不速之客，郎云突然懊恼起来。

出于一种几十年没出现在他身上的幼稚心性，他故意欺近她，以体型的差距对她形成压迫感。

这一招管用了，叶以心的头顶只到他的下颌而已，他一迫近，她便下意识地后退一步。

“现在才早上六点钟，你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做什么？”他走到她身前一步远的地方停住。

她的眼睛先瞄向他身后的办公室门，仿佛在寻思自己夺门而出的成功几率有多高。

“抱歉，我习惯在插花的现场实地操作，根据当时的光线与温度选择合适的花材。”叶以心轻声回答，“平时这么早不会有人来上班，我没想到会打扰到您。”





“我不喜欢我的办公室有太多闲杂人进来，尤其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。”郎云喜欢她低柔的说话方式。

“对不起……要不我以后先在花店里做好花，再送进来。”她垂下头。

“不必这么委屈，以后九点再进来工作即可。”他也喜欢她小女孩般的神情。郎云开始不齿自己了。

“是。”她盯着他的第三颗钮扣。

沉默笼罩室内半晌，她转回去工作，也不管他是不是在旁边杵着看了。越快完成花作，才能越快离去。

一朵淡黄色的小花飘落地板上，郎云弯身拾起，交到她面前。

“这朵花掉了。”

叶以心被他的动作惊扰，连忙后退一大步。

郎云啼笑皆非，“我又不会吃了你，你不必怕成这样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工作的时候很投入，不习惯旁边有陌生人在……”两抹娇红飘上她的秀颜。

从她微颤的指尖，他感觉出她的局促不安，突然很得意，自觉像个恶作剧得逞的男孩。

怎么搞的，这么幼稚？察觉出自己不符合三十三岁男人的思绪，他不禁沉下脸，正好她在偷瞄他的神情，一看见他的黑脸，手中的动作更是飞快。

花以破纪录的速度插完，叶以心放下剪子，把四周的断枝残叶收拾一番，匆匆拿起自己的工具袋。

“我已经完成了，不好意思，占用您上班的时间。”为了避免和他肢体碰触，她特意从茶几的另一侧绕过去，迅速走向门口。

“记住，以后上班时间再进来。”低沉的男音追上她的背影。

“是，我知道了。”

这次，那只逼人的鹰没有再为难她，让她拍拍翅膀飞走。





叶以心没想过会在办公室里遇见他。她是那么刻意地选在不会有人进来的时间。

早知如此，根本不该接下这份工作，现在抱怨已经太迟了。

又一个星期一，她捧着拉拉杂杂的花材和器具，在清晨八点半踏上三十七楼。

虽然上个星期大老板亲自警告过了，她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一早先向秘书小姐打听过的。公司的清洁妇八点半就进来工作了，所以她若比照同一个时间，应该也算在“上班时间以内”。只要她的动作够快，应该可以在九点以前插好花离开。

“叶小姐，你又来换总经理办公室的花了？”负责打扫的欧巴桑向她打招呼。

“是啊，你也辛苦了。”她回以婉约的微笑。

“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？”欧巴桑好奇道。

“总经理不喜欢有人太早进他的办公室。”她无奈地道。

“也是啦！他们那种‘做大官’的，办公室里都有很多机密，我们太早进去，将来要是有什么东西不见了，硬要说是我们偷的，不就很倒霉？”欧巴桑笑呵呵。

“上回我提过的花糖，这个周末我又做了一大袋，来，这包送给你们家小朋友吃。”她从袋子里掏出一包糖果。

“我随口说一下而已，你就记住了？”欧巴桑又惊又喜，“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一包要多少钱？我跟你买！”

“不必了，花不了多少钱的，反正我自己也吃不完，正好分一点给你孙子。”她嫣然一笑。

“谢谢啦！真是不好意思，你这么贤慧又这么漂亮，将来一定会嫁到好老公啦！”欧巴桑乐得合不拢嘴。

“我先进去忙了。”

“大家早。”

一声低沉的问候突然从她背后响起，笑容在叶以心脸上僵住。

“郎先生，怎么你今天这么早？”欧巴桑赶紧把糖果收进口袋里，继续擦桌子。





“这个时间确实早了点。”他脸上又是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。

叶以心尴尬极了，这下子被活逮。

他自己不也提早到了吗？她闷着一股气进去房间里，将一大把花材和剪刀摊在茶几上，开始做插花前的整理。

“为什么把这种草的根部剪得斜斜的？”地毯吸去人的脚步声，等他再次说话时，声音近得几乎贴在她身后。

叶以心连忙滑开一大步，眸中隐含谴责。更让她生气的是，他竟然一副得逞的惬意表情。

“根部剪成斜的，可以增加吸收水分的切口面积，延长花的观赏期限。”她不情不愿地回答。

郎云点点头，非常清楚自己愉悦的眼神惹恼了她。

“继续，别让我打扰你工作。”他把公文包往沙发一放，坐下来抽出一份早报开始阅读。

叶以心错愕地盯着他，“郎先生……”

“嗯？”报纸移开，一道剑眉对她挑了挑。

“我要在这一区工作……”

“你可以继续做你的事。”报纸挪回去，遮住那道眉毛。

“我怕剪下来的花茎四处乱飞，会刺到您。”她努力想把他赶回他自己的办公桌去。

“没关系，我不在意。”不经心的回应从报纸后传出来。

他是故意的！叶以心不知道原因何在，但是他绝对是故意坐在她面前干扰她。

他们只有上周谈过几分钟话而已，她想不出来自己哪里惹到他。好吧！反正他自己说不要紧的，她暗暗期望所有花叶全喷到他头上去。

叶以心决定自己讨厌这则“传奇”。

过去四年来，“郎云”的名字确实成为现代神话的代名词。主要原因当然与他四年前奇迹似的苏醒有关。而他接下来的作为，更加深了这则传奇的神话色彩。

“郎亿制造集团”并非那种家大业大的财阀世家，根据媒体报





道，郎家的祖上以收破铜烂铁为业，极端穷困潦倒。虽然郎云的曾曾祖父娶了某位地主的女儿，这桩婚姻却没有带给郎家太多财富，那位岳父大人的土地大多荒瘠不堪，有一些甚至无法耕作。

很长的一段时间，郎家祖先们继续以捡拾破铜烂铁为生，并且将收集来的废铁堆放在那些荒地，形成一个巨大的废弃场。

郎家的第一个幸运来自于上世纪初的全国建设。当时钢筋的内需量增加，建材原料开始飙涨，郎家广达数公顷的废铁场顿时成了值钱货，让他们赚了一笔。

数代以来，这是郎家人首次尝到成功的滋味。郎云的曾祖父看准了这个时点，成立一家铁工厂，承包政府的一些小型机具制造，祖父则将小工厂转为大工厂。到了郎云的父亲郎祥中身上，周边工业不断扩建，郎云进入社会工作之后，和父亲共同努力，终于奠下“郎亿制造集团”的基业。

直至今日，“郎亿集团”在泰国设了加工厂，同时也成为台湾制造业的龙头老大。这种从贫困中闯出一条生路的传奇性，一直为人所乐道。

若说郎祥中的人生有任何重大打击，其一应该是恩爱多年的发妻癌症过世，其二便是长子郎云的出车祸及变成植物人。

据说他那几年老得极快，壮志全消，公司内部开始出现分化现象，严重的派系斗争几乎将“郎亿”扯下制造业的龙头宝座。当时二十一岁的次子郎霁连大学都还没毕业，虽然试着站出来稳住阵脚，但一群大佬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。

于是，老的不管事，小的不成气候，东宫太子变成一堆废柴，还有什么时候更适合篡位呢？就这样纷纷扰扰了三年，许多人都预期郎氏主流派系气数已尽，没想到郎云竟在此时奇迹似的醒来！

有时叶以心不免好奇，郎云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一团混乱时，不知做何感想？

无论如何，他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健康，复出江湖。上阵第一步便是挟父亲余威，大刀斩除几缕作乱的根源。

当大伙发现这位少主不是好相处的角色时，一切已经太迟了。

